

《当代哲学前沿问题研究丛书》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选题)



当代意识形态研究

宋惠昌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0 0101 1

-756

当代意识形态研究

宋惠昌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0 0101 1

(京)新登字100号

当代意识形态研究

宋惠昌 著

责任编辑：吴 可

封面设计：翟永莲

责任校对：吴白桦

版式设计：任志珍

出版发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地址：北京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编：100091 电话：258,2931 258,1868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北下关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

版次：1993年6月第1版

字数：270千字

印次：1993年6月第1次

印张：11.626

印数：1-3000册

书号：ISBN 7-5035-0704-7/B·60

定价：6.80 元

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出 版 说 明

《当代哲学前沿问题研究丛书》在哲学界有关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选题论证、组稿和撰稿，第一批图书（4本）和广大读者见面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著名哲学家邢贲思同志应邀任《丛书》编委会主编并作序，应邀参加编委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专家学者。编委会共计15位同志。

这套《丛书》是我社组织的“八五”计划选题，并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入“八五”国家重点图书选题计划。为出好《丛书》，取得好的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编委会的同志和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在工作百忙中参加研讨《丛书》编写方案，审定选题，开审稿会；认真撰写书稿，反复修改，为确保书稿质量费尽心血。在此，向《丛书》编委会的全体同志和作者对我社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针对当代哲学、科学和社会实践中提出的理论前沿问题，在保证书稿质量的前提下，这套《丛书》将陆续组织出版。《丛书》编委会的日常工作，选题组织，落实作者等事宜，由我社张英杰和朱锐、吴可等同志负责实施。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年11月

《当代哲学前沿问题研究丛书》

编委会成员名单

主 编：邢贲思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汝 信

邢贲思 沈 冲 肖 前

杨春贵 陈筠泉 张绪文

郑杭生 赵凤歧 姚介厚

耿 立 高 光 崔自铎

童天湘 黄楠森

序

我们即将告别 20 世纪，迎来 21 世纪。在这世纪交替的过程中，无论是实践，还是哲学、科学方面都遇到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真探索。研究哲学前沿问题，既包括研究哲学自身在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也包括对实践和科学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给予哲学上的回答。

下面，分别就实践、哲学和科学中需要研究的新问题，作一简略说明。

20 世纪最后十多年的实践提出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的命运问题。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使得西方的一些政客得意地断言：社会主义已经覆灭。现在，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已成了世人瞩目的中心。东欧、苏联的蜕变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过错，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社会主义建设怎样才能有效进行，社会主义怎样才能自我完善，社会主义怎样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怎样才能真正显示出它的优越性等等，却成了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就是一句空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总结自己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倡议，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过程，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它又作了新的科学概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这一理论的最大特点也就是实事求是。它既不是从本本出发，也不是从别国

的模式出发，而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精神，也就是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当前，进一步总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并把它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对这样的前沿问题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成果，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哲学自身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不少新的情况。从最近国际哲学的潮流看，正在兴起一门“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1987年秋，在阿根廷的科尔多瓦召开的世界非常哲学会议(The exordinary 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赋予这门学科以很重要的地位，会议专门设置了一个“心智哲学组”，以讨论这门学科的有关问题。心智哲学和心理学不同，不是一般地探讨人的心理现象、心理过程，而是探讨心理现象、心理过程中的哲学问题；它也不同于研究人的认识过程的认识论，它的研究范围要更加广泛，除认识领域外，还包括直觉、意志、意向性等所谓非理性心理结构方面，在层次上，它比认识论更为概括。不论我们对“心智哲学”这门学科怎样看，但它提出的问题值得重视，它的某些成果应当借鉴。此外，随着解释学(hermeneutics)的发展，关于人文科学方法论的问题已提到议事日程上。由于解释学过分强调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解释不能通约，过分夸大主体的“理解”活动的意义，因而并没有真正解决人文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但它提出人文科学的方法不同于自然科学，不能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照搬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这是很有意义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认真加以研究的问题。还有，主体性问题虽是欧洲哲学史上的一个老问题，但近年来成了一个新热点。这是因为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等西方现代哲学流派，又重新突出了主体性，而且着重从非理性主义的精神来加以阐发，使这一范畴似乎有了新的内容。尽管某些西方现代哲学流派在主体性问题上蒙上了一层非理性主义的神秘色彩这不足取，但是，随着时

代的发展，主体性的内涵需要作某些扩展，对它的研究也需要有新的突破，这是不待言的。

需要研究的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也相当多，不可能一一列举。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向传统的决定论提出了挑战。量子力学和非平衡力学所揭示的因果性，否定了拉卜拉斯的机械因果决定论，提出了几率因果性的概念，这不仅对物理学的研究有意义，而且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必然性、规律性的理论。但是，几率因果性的性质是什么，它和物质运动的关系怎样，在这个问题上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有的哥本哈根学派的学者认为，在微观领域中，物质已经消灭，电子的本质就是几率波，几率波以及它的表现形式波函数和物质运动没有关系。爱因斯坦曾经嘲讽这种观点为“相信掷骰子的上帝”，很明显，这种观点背离了科学的真理。哲学的任务是，对物理学中提出的问题给予正确的回答，既不能无视物理学的新发展，又不能放弃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又如，关于有限和无限的问题也是一个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需要深入研究的哲学问题。关于原子核内部无限可分性的哲学假设，近年来遭到了物理学的严重挑战。夸克禁闭、完域隐变量理论都提出了与此相左的例证。大爆炸宇宙学则从另一角度对无限性概念提出质疑。这种学说设想，宇宙的演化始于热大爆炸，大爆炸以后，宇宙的温度极高，相当于 $10^{27}k$ ，同时，宇宙迅速膨胀。这时的宇宙叫做爆胀宇宙 (inflationary universe)。随着宇宙的扩大，温度下降，宇宙变成了“假真空”的特殊状态。“假真空”的密度极高，可能达到 10^{77} 克/立方厘米。美国宇宙学家古斯认为，在宇宙爆胀过程中，“整个物质和整个能量能够从无产生”。这种学说是否正确，它的立论根据是否充分，这是另一个问题，但它对传统的天文学、天体物理学、哲学确实都是一种冲击。这既需要从天文学、天体物理学方面进行研究，也需要从哲学方面进行研究。自然科学中还有一个和哲学有紧密关系的问题，这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后果，这个问题

现在已成为一个热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一些科学家持悲观主义的态度，认为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大大超过了正面效应，科技发展造成的战争威胁、大气污染、能源危机、生态失衡终将对人类的生存造成极大的危害；以美国赫德逊研究所为代表的学者则持乐观主义的态度，认为科技发展的正面效应远远超过了负面效应，同时科技的负面效应也终将由于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而得到克服。现在美国的一些大学、学术机构设有“S-T-S”（Science-Technology-Society）课题组，目的就是研究这个问题。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这一课题被列入“全球问题”的研究计划。在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基础也较薄弱。1986年，在美国的威斯康辛举行了一次中美双边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技术发展的社会后果”（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会上，我国学者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颇受重视。但总的说，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比美国有较大差距。鉴于科学技术正继续向前迅猛发展，对这种发展的社会后果作出科学预测，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意义。

总之，哲学前沿问题的范围很广，涉及许多领域。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开展，不仅对哲学的发展有很大好处，而且也将有利于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中央党校出版社在各方面的专家支持下，计划出版一套《当代哲学前沿问题研究丛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衷心拥护，并愿意为这套书的出版，略尽绵薄之力。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早日问世，并祝愿它的出版，将对我国的哲学研究工作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邢 贲 思

1992年11月

目 录

导 论 意识形态：社会哲学的基本理论·····	(1)
一、什么是意识形态·····	(1)
二、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	(10)
三、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	(22)
第一章 意识形态发展史中的革命变革	
——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到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38)
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基本特征·····	(38)
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腐朽和没落的历史趋势·····	(43)
三、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立和本质特点·····	(45)
四、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 当代中国的发展·····	(61)
第二章 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思想方法论·····	(75)
一、实事求是与创造性探索·····	(75)
二、学术民主与实践权威·····	(83)
三、批判地继承与发展创新·····	(89)
第三章 当代意识形态发展的格局和趋势·····	(97)
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对抗·····	(97)
二、意识形态领域矛盾斗争的复杂交错局面·····	(101)
三、意识形态领域矛盾的广泛性和深刻性·····	(105)
四、从“冷战”到缓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新特点·····	(108)
五、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结构及其发展特征·····	(110)
第四章 从自然经济意识到现代商品经济意识·····	(117)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新课题·····	(118)

二、由自然经济意识到商品经济意识：意识形态的历史性进步·····	(121)
三、资本主义商品意识的两重性·····	(126)
四、社会主义商品意识的形成和完善·····	(130)
五、现代商品意识的孕育和发展·····	(136)
第五章 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权力观的更新·····	(150)
一、权力观更新的途径：科学和民主·····	(150)
二、走出官僚主义的政治泥潭·····	(155)
三、权力运行的法制观念·····	(164)
第六章 改革与发展中的社会公正原则·····	(173)
一、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公正原则吗·····	(173)
二、社会公正原则的实质·····	(176)
三、社会公正原则的特性·····	(184)
四、社会主义与社会公正·····	(188)
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革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复兴·····	(195)
一、思想解放与“人学”的复兴·····	(195)
二、改革的发展与“人学”理论的深化·····	(200)
三、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206)
第八章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两种对立的价值观·····	(215)
一、问题的提出·····	(215)
二、个人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实质·····	(218)
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导价值观·····	(231)
四、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完善和发展·····	(238)
第九章 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演变	
——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没落·····	(242)
一、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蜕变·····	(242)
二、保守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反动·····	(251)
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历史演变：当代资产阶	

级意识形态的危机·····	(263)
第十章 伦理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幻想·····	(273)
一、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道德理想吗·····	(273)
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幻想·····	(281)
三、伦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立·····	(289)
第十一章 “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命运·····	(294)
一、卢卡奇等的“总体革命”理论·····	(295)
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	(302)
三、法兰克福学派及列斐伏尔的“社会批判”理论·····	(309)
四、阿尔都塞的“反意识形态”论——“理论上的 反人道主义”·····	(314)
第十二章 当代科技革命中的意识形态新课题·····	(322)
一、科技发展的本性与悲观主义是相容的吗·····	(322)
二、“技术统治论”：资产阶级的政治幻想·····	(329)
三、科技革命时代的生态意识：当代世界的一个迫 切课题·····	(334)
四、高科技的发展与人类的道德前景·····	(338)
五、科学技术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强大 杠杆·····	(343)
结 论 人类文明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347)
一、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开放的思想体系·····	(347)
二、人类文明发展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 源泉·····	(351)
三、在社会主义改革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353)

导 论

意识形态、社会哲学的基本理论

在当代世界的政治生活中，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的各种文献里，“意识形态”这个词都是经常出现的，引人注意而又争论颇多。这是因为人们给它赋予了各种各样的含义，所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分歧。不过，这本身也恰好反映了它在政治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应当纳入到我们的理论研究视野之中。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研究意识形态理论问题，对当代中国还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历史任务。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有丰富的经验，也有过严重的失误和深刻的教训。我们应当把这些经验和教训变成宝贵的思想财富，用来指引今后的实践。当代中国的风雨历程告诉我们，意识形态建设是一项极其艰巨而复杂的社会工程，要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就要求我们必须有科学而坚定的理论立场，有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和理论勇气，有深厚的知识基础和广阔的理论视野，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意识形态理论。

一、什么是意识形态

究竟如何表述意识形态这个范畴的定义，或者说，究竟什么是意识形态？长期以来，在国内外的各种文献中是众说不一的，有各种各样的理解，甚至有对立的观点，以至于因此而造成了某

种程度的理论混乱。所以，从这个范畴本身的基本规定来做些系统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一) 语义学的历史考察

“意识形态”这个词最早是怎样提出和形成的，有不同说法。有的学者认为，“意识形态”一词，来自希腊文 *idéa*（意思是“观念”、“形象”、“概念”）和 *lóros*（意思是“学说”）。这就是说，“意识形态”的本义就是一种观念、概念、学说。（见苏联《哲学百科全书》1962年版第2卷中的“意识形态”条）另据目前各国的辞书和著作中对“意识形态”这个词的解释看，也有大同小异的说法。在法语的哲学词汇中，“意识形态”(*idéologie*)指的是“关于思想意识的言论”。在英语的词汇中，“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可译为观念学，或思想体系、思想意识，也可以译为思想方式、观念形态，也可以译为空想、空论等等。在俄语的哲学词汇中，“意识形态”(*идеология*)一词也可译为思想体系或思想意识、观念等。在目前我国哲学著作中，“意识形态”与“思想体系”这两个词也是通用的。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邓肯·米切尔主编的《新社会学词典》都认为，“意识形态”（“观念学”、“思想体系”）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哲学家德斯图·德·特拉西最早使用的。他在《观念学原理》（一译为《思想体系原理》或《意识形态原理》）一书中解释说，“意识形态”这个名词表示的是一种“思想的科学”或“观念科学”，这种“观念科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意识形态”是通过一种关于实际的理智过程的理论批判而形成的，它与那些解释性的理论、体系或哲学是有区别的，是一种负有使命的科学；“意识形态”的目标是为拯救人类和为人类服务，使人类摆脱偏见，而为理性的统治作好准备。按照这种意识形态学说，特拉西和他的信徒曾设计了一种国民教育制度，以期把法国改造成为一个理性的科学的社会。他们的学说把对个人自由的信念和精

心设计的国家计划纲领结合起来，因此一度得到拿破仑的支持，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法定学说。但后来拿破仑又反对他们，把法国的军事失利归咎于这些“意识形态学家”学说的影响。不过，“意识形态”一词从此就在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流行起来了。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邓肯·米切尔认为，从德·特拉西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术语后，在它流行的过程中，其含义与特拉西使用的就逐渐有所不同了，“意识形态”所指的不再是“观念科学”而是指对于世界、社会和人的思想、感情和态度——公开主张的或缄默接受的信条。^①的确，如邓肯·米切尔所说，在近代及现代的各国学术著作中所运用的“意识形态”这一术语，含义已经日益复杂起来了，比如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在各个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人们往往是在不同角度上来运用这个术语的。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专门研究。

对“意识形态”这一范畴的上述语义学考察，可以看出，它具有一般的哲学意义；但是，意识形态具有更多的政治学意义，社会、政治性更突出一些。

（二）意识形态仅仅是个贬义词吗

德·特拉西提出“意识形态”学说之后，先是成为法国的法定学说，后又遭到拿破仑的反对和贬斥。这样，在法语中的“意识形态”一词就由褒义变为贬义了，而在它的流行中就同时具有了褒和贬这双重意义。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有时也是在批判的、否定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范畴的。这种情况及其影响，就使当代学术界相当一部分人对“意识形态”的含义作了完全否定的理

^① 《新社会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68—169 页。

解，把它作为一种贬义词来运用。

本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在西方的某些资产阶级学者那里出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终结”的理论观点，这种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说西方的意识形态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因此，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已经终结了。这种理论观点当然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没落的一种反映，但它的理论根据或理论出发点，却是对“意识形态”范畴含义的否定理解，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贬义词来对待，认为“意识形态”反映的完全是一种消极精神现象。在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中，对“意识形态”范畴的这种否定理解，是相当普遍的。

在这方面，德国社会学家M·韦伯和K·曼海姆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他们认为，各种思想体系都是一定政治集团利益的反映，而把思想体系称为意识形态，就意味着这种利益的真实性质是隐蔽着的。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之所以是意识形态，就在于它作为思想体系的虚假性。曼海姆说，意识形态本身没有认识论的价值，而只是由一定社会集团、阶级支持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是被维护现存社会制度或复辟过去社会制度的愿望所曲解了的一切思想；思想体系是既得利益或反动纲领的表现”。^①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就是“乌托邦”。很显然，否认了“意识形态”范畴的认识论价值，也就否定了“意识形态”本身的科学意义。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西蒙在谈到“意识形态”范畴时，并没有否定它的认识论意义，但他认为只有否定的意义。他指出，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的历史过程无意识的、不确切的、颠倒了地反映”，也就是说这种颠倒的反映是无意识到的。因此，意识形态是一种“幻想”，是由那些为实现、巩固、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奋斗的阶级的思想家们雕琢的幻想。把“意识形态”说成是一种人的

① 《新社会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页。

“幻想”，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它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现实性，从而使它完全成为一种主观性的东西了。与这种观点相类似的，还有邓肯·米切尔的看法，他认为，思想体系（即“意识形态”）不一定是行动者正式表达出来的，“这样的思想体系在逻辑上不必是完整的或前后一致的，也不必同事实相符。这种思想体系所需要的唯一的统一性是感情方面的。”他还指出：“更广泛地说，‘思想体系’用于表示任何关于世界的概念，从本质上说，这种概念非实证科学所能证实，并带有一种与社会行动相关的感情色彩。”^①把“意识形态”归结为行动者的一种感情表达，这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生活中意识形态现象实际的，并且也给意识形态赋予了一种随意的、神秘的、不可知的色彩。对这一点，加拿大的一位哲学家马利奥·邦格说得很直接、很明白，他说，意识形态和宗教一样，是属于人类知识的“信仰领域”。

在西方的某些学者看来，“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充满感情色彩的“幻想”，而且还是一种政治“偏见”。现代新托马斯主义者亨利·福尔克认为，“意识形态”一般被理解为关于现存社会制度的不正确的、半正确的或者至少是不完善的思辨体系，它反映着从事这些思辨的人们的偏袒，这种偏袒是他们的社会地位造成的。世界观肯定某些集团掌握政权或过好日子的要求的合理性，就是以假理论为思想家们某些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改变的道德和政治目标辩护，它可能会不自觉地，或者甚至是自觉地忽视对现实的正确解释。^②

总之，在上述这些西方学者看来，“意识形态”完全是一个贬义词，它始终反映的是一种虚假意识。不必讳言，这种具有偏见的理论，已经造成了包括我们中有些人在内的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深深的理论偏见。

此外，还要指出的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者那

① 《新社会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页。

② 《列宁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0页。